

为什么要坚守文学原创

闻云飞

近年来,文学作品抄袭事件又引起人们的关注。去年,木心所谓“文本再生”的部分诗歌是否涉嫌抄袭,学界尚无定论;今年“冯书辉诗歌抄袭”事件,逼出相关文学期刊的五道“严正声明”——由此,坐实了其抄袭事件。作为文学从业者,在谴责和杜绝抄袭的同时,我们有必要重申坚守文学原创的底线。

为什么要坚守文学原创?因为原创是文学的命。这里的“命”,是根源之意。同时,我们也可以把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看成有生命的精神客体。一个作家创作一部好的小说,这部小说的人物是鲜活的,让人心牵神绕;一个诗人写了一首好诗,这首诗的意境了远遗世,让人怅然若失;一个戏剧家写出了针砭时弊的讽刺剧,这部剧直面强权,让人热泪盈眶……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,观文者披文以入情”,作者投入了思想与情感,创作出作品,读者才

能引起共鸣。而抄袭之作,投入的只是复制与粘贴的“诗外之功”,读者即便有共鸣,也是对原作的共鸣。所以,如果把文学界看成一个森林的话,那么每部原创作品就好比是森林里自然生长的花草树木,而抄袭作品则是移花接木,不但没给森林带来一丝生机,反而把整个生态给破坏了。

至于在写作过程中,对其他作家的借鉴和学习,余华说过这样的话,堪称的论:“当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产生影响的时候,就好比是阳光对树木产生了影响一样。但重要的是,当树木在接受阳光影响的时候,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,不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。”而抄袭者,恰恰就像树木“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”。这是多么荒诞不经。

有个流传很久的掌故,即纪晓岚改写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,把其中的“间”字漏掉

了,而又巧用断句,跟乾隆说是另一首词。这类的文字游戏,可以戏说,当不得真,更不能当成原创。文字游戏跟文学原创是两码事。我们看,纪晓岚改后的版本,与原作相比,其基本词语没有变,因此其意象连缀起来后,所构成的基本意境仍与原诗如出一辙。这就好比一件高雅的瓷器,虽然不小心碰了个小豁儿,但仍不失其完整。而常见的抄袭,则如同将一件瓷器打碎,然后重新拼起来,或是组装成别的东西——不仅祸害东西,也难掩铜钉之丑——即便如此,那一块块瓷器碎片上美丽的纹理与润眼的光泽,仍然是人家的。

其实,坚守文学原创,对作者来说,说起来也容易,就是主动创作;但要创作出好作品,却并不容易——你不要让文章中所有的汉字、词语、成语,给人的印象,像洪流中的漂浮物一样,草草消

失于逝川;你得让它们鲜活起来,让你的文章成为某个成语的有力注脚,让人们通过你的文章重新认识这个成语。你不要盲目跟风,去追求那些所谓潮流,那些千人一面的东西;你要听从自己的声音,说自己想说的话(如果没啥想说的,可以不说)。

马尔克斯说:“有人因为青春而表达,有人因为表达而青春。”这句话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关于写作的秘密,那就是作家应该有巨大的倾诉和表达的欲望;他们不仅有这种欲望,而且像说书人一样善于表达。如果你没有这种表达的欲望,那么不要从事写作;如果你有这种欲望,但不擅长书写表达,那么你可以阅读、练习,从写好一句话开始,从一个形象的通感或比喻开始,写出你自己的话……

是的,我们不仅要坚守文学原创,更要坚持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文学原创。

指代称谓

谭汝为

“泰斗”,指泰山北斗,后代指某领域成就卓越且令人敬仰的人物。“翘楚”,本义为荆木高出众薪,后喻指出类拔萃的人物。“巨擘”,本指大拇指,后喻指在某个方面居于首位的人物。

“椿”指严父,“萱”喻慈母,“椿萱”意为父母。父严母慈,后以“严慈”代指父母。“泰山”,原指东岳岱宗,后称妻父为泰山。“冰玉”,代指翁婿,敬称他人的岳父为“冰翁”。“东床”“乘龙”“娇客”,皆指佳婿。“兰玉”,是对他人子弟的美称。宋陈造《贺二石登科》云:“谢家兰玉真门户,苏氏文章亦弟兄。”“棠棣”,古书上的一种树木,后指称兄弟。“雁序”,本指大雁高飞的顺序,后喻指兄弟。另外,“昆仲”“手足”“孔怀”,皆指兄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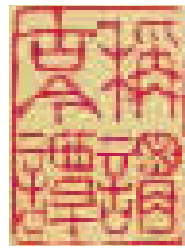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有代表性的人名,可能成为同类一群人的代称。例如“阿连”,本指著名诗人谢灵运的弟弟谢惠连,后为弟弟代称。如唐白居易《将归渭村先寄舍弟》:“为报阿连寒食下,与吾酿酒扫柴扉。”“阿咸”,本指魏晋名士阮籍的侄儿阮咸,后为侄儿代称。如宋苏轼《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》:“朝回两袖天香满,头上银幡笑阿咸。”“梅香”,原为某婢女之名,后为婢女泛称。“小玉”“小红”,原为某侍女或爱妾之名,后泛称这类人物。如

唐元稹《春秋》:“栖乌满树声绝,小玉上床铺夜衾。”宋姜夔《过垂虹》:“自作新词韵最娇,小红低唱我吹箫。”

“振铎”的“铎”,指铜制大铃,以硬木为舌的叫木铎,以金属为舌的叫金铎。古时政府在宣布政令时,即摇铃警示——文事摇木铎,武事摇金铎。后以“木铎”代指导师,以“振铎”喻指执教。“庠黉(xiāng hóng)”古代指地方所设学校。“帐”指供教学用的帷幕,后以“设帐”代指从事教职。在树木中,“桃李”以果实甜美著称,后以“桃李”代指优等生。“青衿”即青色衣领,原为学生制服,后指称学子、秀才。

“袍泽”,指代军队中的同事,即今之战友。“股肱”,指大腿和胳膊,喻指左右辅佐得力的人。“南冠”,囚犯别称。“青鸟”,“青鸾”,指传信使者。

“悬壶”的“壶”指葫芦,后把行医说成悬壶。“岐黄”指黄帝和岐伯,传说中医始祖,后用于中医医术的代称。



张光直主编《中国文化中的饮食》

本书全方位重现了中国饮食文化,时间上由先秦至近现代,地理上由南到北,内容上从宫廷的钟鸣鼎食到民间的粟饭菘羹。作者中包括人类学家、考古学家、汉学家、心理学家等,全都是所在学科的佼佼者。书中篇目文字风格迥异,看待饮食的文化角度多样,正如中国饮食的博大与精深。

●蒋一谈著《小丑岁月》
机器人下棋战胜人类不奇怪,机器人去参禅并且开悟了就很出乎意料。蒋一谈写了

微书评

商皓

十篇很奇怪的科幻短篇小说,小说似乎在告诫我们,人幸福与否,与科技发达并无联系;如果有,那就看我们怎么选择了。

●李子银著《天地娘亲》
本书属于纪实性散文,以一篇篇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或具体劳作场景的小故事,串联了以母亲为核心的家族百年生存回忆。那回忆看似

微小,却与大时代紧密相连,是整个民族百年历程的缩影,充满了沧桑与辉煌。

●[意大利]卢卡·巴拉内利/埃内斯托·费里罗著《生活在树上:卡尔维诺传》(毕艳红译)

大约是出于对隐私的尊重,卡尔维诺放弃了自传的写作。于是,《生活在树上》的问世尤为可贵。两位作者相信,有什么样的作品,就有什么样的作家。毕竟,生活在树上的不仅仅是柯希莫(卡尔维诺作品《树上的男爵》男主人公),还包括卡尔维诺本人。



霜叶红于二月花 张精来

三家。英商在马路道。华商在南乡王顶堤。万国在东局子。赛马期多在春秋两季。除正赛外,连合赛一次,加赛若干次。马票有独赢坐位摇彩香槟票数种。”这里所称“英商赛马场”就是天津人常常说起的“跑马场”。拙著《文苑风流津河畔》的部分资料,就是在这里拍到的文献和老地图中获得的。

笔者还拍得一本1943年三友美术社出版的《津门杂谈》,作者刘炎臣生于1908年,字基汉,天津市人。历任《天津钢报》《银线画报》等报社记者、编辑。除上述报刊外,民国时期,刘炎臣经常发表文章的报刊还有《大津街道图》,图标上的地方标注很细,从东到西,贺家口、双港、咸水沽、兴农镇(今小站)等都能见诸图上。1936年出版的《最新天津全图》标有丁家花园、激碧园、梁家花园、管家花园、新农园、麦家花园等。《简明天津指南》对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著名景点作了详尽介绍。如说到

《津门杂谈》共有92篇文章。天津历史古迹方面有《天津城垣考》《费官人故里》《丁公祠》《永明寺》《宝船口》等。民间社会习俗方面有《吃红白饭的茶房》《打扶车的苦工》

《乞丐群的活人大戏》《祀神陋俗》等。文章长短不一,勾画出旧时天津社会之形形色色。如:出赁一切婚丧仪仗及用具者,统称红白货铺;津市的木匠,约分两种,一种是制作各项木器家具,一种是专拢棺材,后者称前者曰“南木匠”,前者呼后者曰“大木匠”;以娱乐场所言,有十足贵族化的影戏院、杂耍场、跳舞厅,亦有平民化的吃、喝、玩、乐的所在,这些平民娱乐场所,是分布在三不管、鸟市、谦德庄等地方。作者在该书《卷头语》中写道:“我对于各地风俗掌故,以及名胜,好听人谈论,每就耳之所闻、目之所见之种种情形,加以记述,或发表于报章,或刊之于杂志,所属原随兴之所至而写之消闲小稿。”虽称“消闲小稿”,但也记下旧时津门地域文物、历史掌故和民风民俗,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。



津门购书记之七

《河北博物院院刊》及老地图

章用秀

古文化街文运堂二楼有300平方米的空间,不定期地举办小型图书资料拍卖会。拍卖品包括各类古旧书、旧版地图以及名人字画等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拍卖中,笔者拍得一套1931年9月至1937年出版的《河北博物院院刊》。这套《院刊》共140期,全部用四开道林纸印刷,珂罗版,图文并茂,其精美程度与当时的《故宫周刊》不分轩輊。河北博物院创办人严智怡在发刊词里说:“本刊内容,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术两大类,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需要之知识,罔不力事灌输,并竭力征求中外古今学者之著作,广为发表,以为社会与文化沟通之枢纽。”《院刊》刊载过严智怡《河北十四县古迹古物调查纪略》、王襄《董室题跋》、樊彬《畿辅碑目》、华石斧《华夏文字变迁表》等,对研究

京津冀历史文化具有特殊意义。笔者撰写的《严智怡与河北博物院》《北宁公园里的金代石狮》《津人碑刻著作》等,多得益于此。

此外,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四年(1915)再版的《中国新舆图》,1936年出版的《最新天津全图》,20世纪30年代的《简明天津指南》等也是笔者在这个小型拍卖会获得的。《中国新舆图》内有直隶省全图,同时也有《天津街道图》,图标上的地方标注很细,从东到西,贺家口、双港、咸水沽、兴农镇(今小站)等都能见诸图上。1936年出版的《最新天津全图》标有丁家花园、激碧园、梁家花园、管家花园、新农园、麦家花园等。《简明天津指南》对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著名景点作了详尽介绍。如说到

诗人昌耀有首《峨日朵雪峰之侧》,在描写了终年积雪的山峰、壮丽的日出、自己苦行僧般的攀登与求索后,发出这样的慨叹:“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伍。在辽阔的岩壁,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,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。”

雄鹰与雪豹,是力与美的完美结合,是上天的杰作;蜘蛛则渺小卑微,甚至还被许多人视为丑陋可怖之物。但诗人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图景,却是自己与蜘蛛一起默享上天的恩赐。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每一个生命,都是上天的礼物,是一种独特的存在,昭示着世界的“种种可能”。

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两位诗人惠特曼与狄金森,性情与风格迥异,却都倾心于小小的蜘蛛,赞美其卓绝的技艺、无声的坚忍、永不疲倦的劳

作。惠特曼更将其比作自己的灵魂:不断地冥想,冒险,探索,寻找灵魂的栖身之处。

写完这段文字,我起身活动,在窄小的书房里来回徘徊,恰巧发现书堆的一个角落里,有一只小小的蜘蛛,与我一同默享着人类文明赐予的快慰。人时面对一种荒诞而严峻的灵魂拷问:当你读完或写完了一段万物平等、和谐共处的文字后,一只蜘蛛、蚊子、蟑螂,或者你不知道名字的小虫子,正在你房间的某个角落,等待你发出惊叫,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;或安然若素,与其共生。

以往,我会用一张纸,轻轻托住这只小小的蜘蛛,将它放到窗外。这次,我没有惊动它,它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野里,探索更适合的栖身之处去了。

小小的蜘蛛

周春梅